

# 山中雜記



郭沫若著

沫若小說戲曲集

山中雜記

郭沫若著



3 0607 4464 0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1

# 山中雜記

350.8  
655  
2:5

|               |    |   |
|---------------|----|---|
| 1. 菩提樹下.....  | 2  | ✓ |
| 2. 三詩人之死..... | 10 |   |
| 3. 芭蕉花.....   | 21 | ✓ |
| 4. 鐵盞.....    | 32 |   |
| 5. 雞雛.....    | 33 |   |
| 6. 人力以上.....  | 48 |   |
| 7. 寶壽.....    | 60 |   |
| 8. 曼陀羅花.....  | 68 |   |
| 9. 紅瓜.....    | 86 |   |

07330

# 菩提樹下



## ( 一 )

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並不想有甚居積，充其量只是想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

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她真是歡喜極了，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她，又要替她做窩。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的都有。

雞蛋節省着吃，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時候了。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

飛出窩來攝取一次飲食的，她要先替她預備好；又要時常留心着不使母雞在窩裏下糞，因為這樣是容易使孵卵腐敗的原因。還有被孵抱着的孵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溫的鹽水去試驗，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敗了的，她便要拾取出來，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雞孵抱。像這樣足足要操心三個禮拜，等到雞卵裏面可以聽出啾啾的叫聲了，那時候她有兩三天是快樂得不能安定的。

我們養雞養過五六年。雞雛也不知道孵化過好幾次了。但是孵化了的雞雛不是被貓鼠銜去，便是吃米過多得脾氣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雞雛絕不會長成過一次的。

我們又是四處飄流的人，遇着要遠徙他方的時候，我們的雞不能帶着同行。在那時我們的雞不是送人，便是賣給雞販子去了。自己養過的雞怎麼也不忍屠殺。所以我們養雞養了五六年，自己所養的雞決不會吃過一次。

我們所養的雞也並不多，至多不過四五隻；我們除把些殘菜剩飯給牠們外，平常只聽牠們去自

行漁食罷了。

## (二)

養了五六年的雞，關於雞的心理，我也留着了不少的幽涼的記憶。雞的生活中我覺得很有人和人類似的愛的生活存在着呢。

假如在一羣雞在園子裏放着的時候，請把一些食物向雞羣裏洒去罷。這雞羣裏面假使有一隻雄雞，你可以看牠必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讓母雞去攝取那食物，牠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這樣本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浪漫詩人 (troubadour) 的崇拜女性嗎？

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雞，兩隻雄雞。這兩隻雄雞中只有一隻得勢，把那三隻母雞都佔有了。那不得勢的一隻，真是孤苦得可憐。得勢的一隻雄雞不消說要欺負牠，便連那些娥皇女英們也不把牠看在眼裏。牠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的時候，偷覷着自己的情敵不在，便想方設計地去誘惑她們。分明

是沒有食物的，牠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她們梳理羽毛，但她們總不去睬牠。牠弄得焦急了，竟有用起暴力來的時候，在那時她們一面遁逃，一面罵着驚呼求救的聲音，呼喚她們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一來，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啊，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這過於高傲了的董芳(Don Juan)！你佔領着一羣女性，使同類多添一位驢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鷄賣去了。剩下的一位驢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

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鷄們的母愛。牝鷄孵化了鷄雛的時候，平常是那麼馴善的家禽，立地要變成一些鷺鳥。牠們保護着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不能懈怠的。她們的兩隻眼睛如像燃着的兩團烈火。她們時常要豎着頭子向四方傾聽。她們全身的神經好像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她們就這樣加緊的防禦。但她們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不怕你便不懷敵意走近牠們，她們也要罵出一種

怪的叫聲，飛來啄你。攝取飲食的時候，她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的，只是咯咯地喚着鷄雛。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她們不管是雄是雌，一樣地總要毫不容情地撲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她們要把自己的鷄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在的時候。像這樣的生活，她們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在這時期之內，她們的性的生活不消說是完全消滅了的。

### (三)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鷄十六隻鷄雛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岡來的時候，便養了兩匹母鷄：一匹是黃的，一匹是如像鷹隼一樣。

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後園是很寬大的。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樹身是赤裸着的，我們不知道牠的名字。我們猜牠是栗樹，又猜牠是柿子樹，但

不久漸漸轉青了，不是栗樹，也不是柿樹。我們問鄰近的人，說是菩提樹。

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候，我們的母雞各各孵化了九隻雞雛。這雞雛們真是可愛，有蔥黃的，有黑的，有淡黑的，有白的，有如鵪鶉一樣駁雜的，全身的茸毛如像絨團，一雙黑眼如像墨晶，啾啾的叫聲真的比山泉的響聲還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有十八隻雞雛，除有一隻被貓兒銜去，一隻病死了外，剩着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現在已經是六月尾上了，雞雛們的羽毛漸漸長出，也可以辨別雌雄了，我們的這十六隻雞雛想來總不會再被貓兒銜去，不會再病死了罷？雞雛吃白米過多時，會得白米病，和人的腳氣病一樣，好端端地便要死去的，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我們的雞雛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飯，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羣吃的時候，她笑着向我這樣說。

~~~~~  
菩 提 樹 下

鷄雛啾唧地在她腳下爭食，互相擁擠，互相踐踏，互相啄啄着。

~~~~~  
陳若小說鼓浪嶼

## 三詩人之死

孩子們沒有友伴，出外去的時候，因為國度不同，每每受鄰近的漁家的兒童們欺侮。坐在家裏，時常聽見他們在外面的哭聲，或則流淚回來，有時他們又表現些不好的行爲，說出些不中聽的言語，這當然是從外邊濡染來的了。因此我們便立了一個家規：沒有大人同行時不許他們出去。

但是這又太孤苦他們了。

曉芙時常對我說：我們去買匹兔子來餵罷，兔子乾淨，餵來也不很費事。

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們便走到一家養兔園去。

兔子的種類很多的。

養兔主人說：兔的蕃殖力很大，生後六個月便要生兒，第一胎五六匹，以後每月一胎，一胎七八匹。

我那時聽了這話，很是出乎意外。我以為這養兔的事業倒是很有利益的一項生意了。譬如在正月裏買一對滿了六個月的兔兒來，養到年底便可以產出將近千匹的子孫了。

不過養兔的人又說：出產太多了，事太麻煩，每胎大概只留兩匹，要殺死五六匹，——這也是一種無形的生存競爭。假如不加屠戮時，恐怕全地球要成為兔子的王國呢。

在兔園裏我們買了一隻懷了孕的雌兔。但是我們的心並不是望她在一年之後替我們產出千匹的子孫，我們的心事只望她產幾匹兒子來替我們的兒子們做朋友罷了。

我們買的雌兔是波斯種，這只是據養兔的人告訴我們的，毛是棕褐色的，和我們平常看見的山兔一樣。我們從養兔園裏把她抱回寓裏來，養她在“玄關”裏面——日本房屋的玄關就像我們說的“朝門”（江蘇人稱爲“門槽”），大概的結構是前後兩道門的進口中間的一個過道，橫不過一丈，縱不過五尺。

雌兔和我們同居之後，起初異常怕人，但相處一兩日，也就和人親近起來，向人依依求食了。我們每天的清早在草原裏去摘些帶着露水的鮮草來餵她；晚上我們出遊的時候，也把她帶到海岸上去，任她在草原裏閒散。孩子們非常的高興；鄰近的兒童們看見，也覺得非常羨慕。但是高興極了，他們又要常起爭端，因爲他們對於她的態度，不能時常一致。有時一個想作弄她，嚇使她，而別一個又要袒庇她，保護她；小小的保護者時而用出他們最後的武器來：便是放聲大哭了。

相處一禮拜了，十日了，十二日了。歡娛的五月看看便要告終，而我們的雌兔娘娘還不見產生兒子。我們觀察牠的動作，觀察牠的腹部，也沒有甚麼異常，我們便疑是受了養兔者的欺騙了。

第十三天的清晨，在我起床去開門的時候，我的木屐下感受着一種柔輓的東西，同時發出一聲微弱的鼠叫。我驚異了，以為是踏死了一隻老鼠了。但我把大門打開時，啊，奇怪！鼠子般的兔兒，在過道裏東一個西一個地爬着。我不禁叫着說道：兔子產了兒了！兔子產了兒了！曉芙和兒子們聽見了，便都跑到門道裏來。

兔兒一共是五四——我們的兔母自然是第一次的出產了。被我踐踏了的一個，因為受傷太重，終竟死了。出產好像是在夜半，兔兒並不藏在娘的肚下，凍得如像冰塊一般了。我們趕快把棉花來做了窩。把踏死了的一匹埋在後園裏的茶花樹下。又叫和兒去買了一個豆腐來供養兔母。

兔兒的身長不過是一寸光景，眼還沒有開。光嫩的皮膚連一點茸毛也還沒有。有兩匹是紅色，有

兩匹是黑色。我們疑他們太小了，曉芙說：怕是早產罷？但我們的結論是看他們今後的死活如何。

兔母出產後，我們得了些意外的經驗。

別的家畜如像貓，如像犬，如像雞，牠們的母性是異常鮮明的。在養育幼兒時候，牠們完全呈出猛禽猛獸的變態，獨於我們的這匹母兔對於她的幼兒們却沒有絲毫愛護的情誼。她產後的精神和肉體，完全和產前一樣，在第一天上對於她的幼兒全不喂奶。曉芙說：人的奶子頭一天是沒有的，怕兔子也是一樣罷？但到第二天來她仍然不喂奶，只自照常跳躍着吃草，也不抱撫她的幼兒。兔兒也沒有啼飢的聲音。待到第三天上來，一匹弱小的紅的，終竟死了。怕就是早產罷？不然，便會是餓死了的。我們決心用武力強迫了，把兔母按着，把剩下的三四兔兒放在她的懷裏，兔兒盲目地尋起奶來，仰着身吸得上好。

——這隻母兔真怪，很有點像西洋婦人。

兔兒漸漸大起來了。皮膚也漸漸粗糙起來了，起初嫩得和緞面一樣的，漸漸像鮫魚皮一樣了。滿了一個禮拜，眼睛總還不容易睜開。

就在滿了一個禮拜的那天的晚上，曉芙走去關門的時候，突然又聽見一聲尖銳的鼠叫聲，啊，兔兒又被踏壞一個了。這回是一隻頂大的黑的，踏傷了左邊的前腳，幸還不至於死。曉芙在電燈光下趕快把了些沃度丁幾，脫脂綿和裹帶來替他把傷處護好了，心裏着實很難過了一下。

從此以後這隻兔兒便成了跛腳，我們便叫他是拜輪 (Byron)，還有兩隻，一隻紅的大些的，我們便叫他是雪萊 (Shelley)，一隻黑的小些的，我們便叫他是其茨 (Keats)。

我們這三位詩人，在第十天上才睜開了眼睛，身上的茸毛也漸漸長得和海虎絨一樣了。拜輪和其茨是灰黑的，雪萊却是黃的。

我們的三個兒子也就成為了三位詩人的保護者 (Patron)，大兒保護拜輪，次兒保護雪萊，三兒

保護其茨，不過這幾位小小的保護者也和一般藝術家的保護者相像是等於玩弄罷了。最有趣的是才滿歲半的三兒，連他自己才勉強能如鴨子一樣蹣跚行得兩步，他却愛用他肥胖的手兒去把其茨捉捉。或是橫捉，或是順捉，或是倒捉，無論身上的那一部分都不管，總是用手去捏着，便跑着歡笑起來。好在柔順的兔子，不嚙人也不抓人，所以小兒們也決沒有受驚惶的時候。

兔子的不作聲息，真到了可以令人驚愕的地步。

母兔從早到晚只是默默地嚼些青草，把周身的神經十分緊張，不住地動着唇，屹着耳，凝着眼，警備着敵人的傷害。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便好像上了發條一樣，立刻逃遁起來。

兔兒自從睜眼後，也漸漸發揮起這些本能來了，遁逃的神速真是令人想到“狡”字的徽號是應該專屬於他們的。

但是他們的爪牙不足以保護自己的身體，他

們的嗜好，只是些青嫩草苗，他們沒有傷人的武器，也沒有傷人的存心，而他們的敵人却是四面環佈！他們假使沒有這銳敏的神經和神速的四肢，他們在這地球上的生存恐怕早已歸了地質學家的領域了。

我聽見兔子的聲音，如像鼠叫一樣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我最初踏死胎兒的時候。第二次是曉芙踏傷拜輪。拜輪自從跛了腳以後，身體的發育漸漸停滯了，跑路也不十分敏捷。曉芙特別愛憐他，我也時常加甚深的注意。但是他又使我們聽着第三次的鼠叫了。

我們自從母兔產生以後，每逢晴天便把她拴在園子裏的一株橘子樹下，三位詩人是自由地放在他們的母親的旁邊。

那是一天晚上。我們拿着碗筷正要吃晚飯的時候，突然又聽見我們聽見過的一種哀切的鼠叫聲，大家都驚詫了起來，立地跑向園裏去。

——啊，貓子，貓子！拜輪銜去了！拜輪銜去了！

我們看見一隻雄大的黑貓，銜着那腳上還帶着裹帶的拜輪，向鄰家的茅屋頂上跑去。我們吆喝牠，牠從屋頂上掉轉身來把我們凝視着。我們又不好投石子去打，怕打壞了別人家的茅屋。我們只得瞠目地看着我們的詩人在那黑氍毹的惡魔的口中死去。

啊，可憐的拜輪！可憐的拜輪！他的死，比真正的拜輪百年前在希臘病死了的，對於我們還要哀切得多呢。他使我們感受着一種無抵抗主義者的悲哀，一種不可療救的悲哀。——這種悲哀的確是不可療救的：無抵抗主義者即使沈默地把自己的性命犧牲，但是誰能保定以後的黑貓不再吃我們的兔子呢？

我們那天晚上大人和孩子都是食不下咽的了。心裏最難過的怕是曉芙。她始終說拜輪是被她殺死了的。因為她把腳給他踏傷了，所以才有這場奇禍出來。別的兩隻都逃掉了的，假使腳不受傷他也定然可以逃免的罷？……她始終怨艾着說出這樣的話，但是有甚麼方法呢？人到失却了抵抗能力

的時候，連一隻黑貓也要肆意地輕侮你呢！

一拜輪死了，我們對於雪萊和其茨更加注意地愛護了。我們始終把他們養在玄關裏面，不放他們出來。

有一次曉芙和三個兒子都往澡堂裏去了。是中午時候，一位遊方和尚到我門前來化緣。他把大門打開走進玄關裏來，搖着金鐘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號。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沒有去理會他。他哇啦哇啦響了一陣，又獨自走了。在他走後有兩秒鐘光景，我突然想起玄關裏的兩位詩人來，我跑去看時，公然不見了！

——啊，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他恨我沒有給他錢米，他把我的一對兔兒偷去了！

我蹣起木板鞋便追趕出去。

和尚正在鄰家化緣，我看見他掛在頭上的一個布袋裏面，的確有甚麼東西在蠕動着一樣。

——你這混賬的禿頭騙子！你這不是我的鬼子嗎？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着了，但是我又怕冤枉。

了人，想回頭去再檢查一遍。

到回頭來把開着的兩扇門拉開，兩隻鬼子才從門扇後滾了出來，——

像這樣的悲喜劇我們不知道演過多少回，我們對於他們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深厚起來。我們沒把他們當成畜生看待，我們是把他們當成我們家族的成員看待了。我的曉芙尤為溺愛他們。她隔不兩天總愛替他們沐浴，我們笑呼為“詩人的洗禮”。其實受過洗禮後的詩人們實在是再可憐不過的。他們的豐美的毛衣被水打濕了，形態醜陋得不堪，並且凍得戰巍巍地一點也不能活動。我時常嘲笑我的曉芙，我說像你這樣的愛，才真正是“溺愛”呢。

是拜倫死後的第幾週，我現在不記得了。我們的雪萊和箕次都已經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經從玄關生活解放出來了。

他們在菩提樹的樹陰下，在美人蕉的花叢中，在碧綠的嫩草裏互相追逐的情形最是有風趣的畫景。

他們在園裏耍倦了，又每從腳的縫隙處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們很關心，他們一出去了，便跑去把他們追逐回來，但是回數太多了，他們自己也很曉得路徑，我們隨後便懶得去追逐了。

有一天午後箕次突然不見了，不知道他是幾時出去了的，等到傍晚時分他也不見回來。

傍晚曉芙舉行“詩人的洗禮”的時候，只剩着雪萊，但是雪萊也是奄奄無生氣了。

——這是甚麼原故呢？

曉芙在他的毛衣裏現發了許多蛆蟲，原來他的背脊上不知是幾時受了傷，更不知是幾時已經腐化了。

可憐的雪萊就在那天晚上無聲無息地死了去，第二天起來只看見他的屍首臥在地上。

就是這樣我們的三位詩人便先先後後地離別了我們而去。我們等箕次回來，一直等到現在，現在已經是秋神將臨的時候了，而他終不見回來。想來我們的這位詩人不是死在犬貓的口中，一定是

填了兩腳獸的腸胃了。

# 芭蕉花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

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服。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姊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搥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

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不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鷄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

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澁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勦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勦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里。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

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我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拈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

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掐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鐵 盔

---

——曾先生是F家裏的良師。

F家裏人是這樣說，F村上的人也是這樣。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裏，在F五歲發蒙的時候，在他家裏已經教出了不少的頂子了。

F有次對我說過一段逸事，是他纔發蒙時候的事情。

——曾先生愛打人，尤愛打我們的腦袋。他的刑具是籬棚上的斑竹。他一發作起來，便把那斑竹

打在我們的頭上，打一下，斷一節。我們又不敢大聲哭，哭大聲了，他愈打得厲害。

小小的腦袋打得一頭的胞塊。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嚶嚶啜泣。

我們的母親曉得了，母親最可憐我，大約因為我年紀還小的緣故。母親便替我尋出了一頂硬壳帽子來。那帽子怕是我們的父親或者祖父的年青時候戴舊了的了。帽子既是硬壳做成，裏面還有四個氈耳。

這頂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人來只是打得空響，腦袋一點也不受痛楚。

這個祕密在第三天上來被我二哥知道了，他當時也不過纔八九歲的光景，他和我便要爭戴這頂“鐵盔”。在家裏時母親不許他，進家塾時他在路上便替我奪去了，我竟傷心地哭了起來，弄到後來連先生也知道了。

我們的曾先生終不愧是賢明的人，他以後打我們的頭腦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們的帽子揭下，然後再打。

小小的腦袋又被先生打得一頭的胞塊，晚上回家又只是嚶嚶啜泣，痛得不能着起床來。

母親也沒有法想了，只是安慰我們說：乖兒，乖兒，以後好生聽先生的話，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們的頭腦便是這樣打出來的了。在我們幾位哥哥的頭上，胞塊雖然變成了“頂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歲的時候便開辦了中學，我便和“頂子”永遠絕緣了。

F 的話便是這樣。

但是 F 家裏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F 村上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

——曾先生是 F 家裏的良師！

雞 雛

---

七年前的春假，同學C君要回國的前一晚上，他提着一隻大網藍來，送了我們四匹鷄雛。

鷄雛是已化後還不上一個月的，羽毛已漸漸長出了，都是純黑的。四隻中有一隻非常羸弱。C君對我們說：

——這隻很弱的怕會死，其餘的三隻是不妨事的呢。

我們不消說是很感謝C君。我們那時候決心要永遠保存着他的鷄雛，就如像我們永遠保存着

他的記憶一樣。

噉，離了娘的雞雛，却是十分可憐的，牠們還不知道辨別食物呢。因為沒有母雞呼喚牠們，不怕就把食物餵養牠們，牠們也不肯十分攝取，最可憐的是到黃昏要來的時候，牠們想睡了，但因沒有娘來抱護，便很淒切地合叫起來。傾聽着牠們那啾啾的聲音，就好像在茫茫曠野之中聽見迷路孤兒啼哭着的一樣的哀慘。啊，牠們是在黑暗之前戰慄着，是在恐怖之前戰慄着。無邊的黑暗之中，閃着幾點渺小的生命的光耀，這是多麼危險的喲！

雞雛養了四天了，大約是 C 君回到了上海的時候了。羸弱的一隻竟渺然不見，失掉了牠的所在了。我們想，這怕是 C 君的預言的中了罷？但我們四處尋覓牠的屍骸，却終竟尋找不出。啊，消滅了。無邊的黑暗之中消滅了一點微弱的光耀。

又到第六天上來，怕是 C 君回到了他紹興的故鄉的時候了。午後我們在樓上突然聽見雞雛的異樣的叫聲。我們急忙趕下樓來看時，看見只有兩

隻雞雛張惶飛遁，還有——隻又不見了。但我們仔細找尋時，這隻雞雛却纔塞在廚房門前的鼠穴口上，頸管是咬斷了的了。啊！我們到這時纔知道老鼠會吃雞雛，前回的一隻不消說也是被老鼠銜去的了。一股兇惡的殺氣瀰滿了我們小小的住居，我們的孱弱的靈魂隱隱受了震撼。

啊，消滅了，消滅了。無邊的黑暗之中又消滅了一點微弱的光耀。

嘆息了一陣，但也無法去起死回生，我們只把剩着的兩隻雞雛藏好在大網籃裏，我們在上面還蒙上了一張包單。我們以為這樣總可以安全了，噯，事變真出乎意料之外。在我們正在緩緩上樓，剛好走到樓口的時候，又聽着雞雛的哀叫聲了。一匹尺長的老鼠從網籃中跳了出來，雞雛又被牠咬死一匹了。啊，這令人戰慄的兇氣！這令人戰慄的殺機！我們都驚愕得不能說出話了。在我們小小的住居之中，一匹老鼠便製造出了一個恐怖的時代！

啊，齒還齒，目還目，這場冤仇是不能不報的！

我們商量着，當下便去買了一隻捕鼠的鐵籠，

還買了些“不要貓”的毒藥，一隻雞腿撕下來掛在鐵籠的鈎上了。我們把來放在鼠穴旁邊。剩的一隻鷄雛我們隨身攜上了樓去了。

撥噹！發機的一聲驚響！

哈哈！一隻尺長的大鼠關在鐵籠裏面了。眼睛黑得亮晶晶地可怕。身上的毛色幾乎好像鼯鼠一樣。你蒼惶的罪囚！你恐怖時代的張本人！畢竟也有登上斷頭台的時候。

啊，我那時的高興，真是形容不出，離鷄雛的死不上兩點鐘呢。

我把鐵籠提到海邊上去。海水是很平靜的，團團的夕陽好像月光一樣穩定在玫瑰色的薄霞裏面。

我把罪囚浸在海裏了，看牠在水裏苦悶，我心中的報仇慾滿足到了高潮，我忍不着抿口而笑，真的，啊，真的！我們對於惡徒有甚麼慈悲的必要呢？那麼可憐無告的孤兒，她殺了一隻又殺一隻，甚至殺出了狂氣來，連我們也生出戰慄了。我們對於這

樣的惡徒有甚麼慈悲的必要呢？

老鼠死了，我把牠拋到海心去了。惡徒的報應  
喇！我掉身回去，夕陽好像賀了我一杯喜酒，海水  
好像在替我奏着凱歌。

我回到家來，女人已在廚中準備晚餐了。剩着  
的一隻雞雛只是啾啾地在她腳下盤繞。我們那時  
養着的一隻鷄形的母雞，已經在廚裏的一隻角上  
睡着了。

——我們真對不住 C 君呢。我的女人幽幽地  
對我這樣說。

——但也沒法。這是超出乎我們的力量以外  
的事情，我說着走到井水旁邊去洗起我的手來。

——真的呢，那第三次真使我驚駭了，我們這  
屋子裏就是現在也還充滿着殺氣。

——我把那東西沉在海裏的時候可真是高興  
了，我的力量增加了百倍，我好像屠殺了一條毒龍。  
我起先看着牠在水裏苦悶，悶死了，我把牠投到海  
心裏去了。啊，老鼠這東西真可惡，要打壞地基，要  
偷吃米糧，要傳播病菌，還要偷殺我們的雞雛……

飯吃過後，我的女人在屋角的碗櫥旁邊做米團。

——毒藥放進了嗎？

她低着聲說：不要大聲，說穿了不靈。

我看見她從櫥中取出幾粒綠幽幽的黃磷來放在米團的心裏。那種吸血的凄光，令我也縮抖起來。啊，兇暴的鼠輩喲，你們也要知道我們人的威力了！

第二天清晨，我下樓開後面窗戶的時候，看見我們的那隻鵲形的母雞——死在後庭裏面了。

——哦呀，這是怎麼做起的！你昨天晚上做的米團放在甚麼地方的呀？

我的女人聽見了我的叫聲，趕着跑下了樓來，她也呆呆地看着死在庭裏的母雞。

——呀！她驚呼着說：廚房門還關得上好的，牠怎麼鑽出來了呢？米團我是放在這廊沿下面的。她說着俯身向廊下去看，我也俯下去了。廊下沒有

米團，却還橫着一隻死鼠。

——牠究竟是怎麼鑽出來的呢？我的女人還在驚訝着說。

我抬頭望着廚房裏的一堵面着後庭的窗子。窗子是開着的。

啊，誰個知道那堵導引光明的窗口，纔是引到幽冥的死路呢！

我一手提着一隻死鼠，一手提着一隻死鷄，踏着曉露又向海邊走。路旁草是很青翠的，一滴滴的露珠在草葉上閃着霓虹的彩光，在我脚下零散。

海水退了潮了。砂岸恢復了人類未生以前的平瑩，昨晚的一場屠殺沒有留一些兒蹤影。

我把死鼠和死鷄迭次投下海裏去了。

鷄身浮在水上，我想，這是很危險的事，萬一隣近的漁夫拾去吃了的時候呢！……

四月初間的海水冷得透人肌骨，但是在水裏久了也不覺得了。我在水裏鳧着，想把死鷄的屍首拿回岸來。但我向前鳧去，死鷄也隨着波動迭向海心推移。死神好像在和我作弄的一樣。我跑了一個

大彎，繞到死鷄前面去，又纔把牠送回了岸來。上岸後，我冷得發抖，全身起了雞粒了。

那匹死鷄我是把牠埋在砂岸上的，是一種舐岸的海聲，却好像奏着葬歌。同時一種蒙在霧裏的夕陽，却好像穿著了喪服。

剩着的一隻鷄鵝太可憐了，終日只是啾啾地哀叫。

人在樓上的時候，牠啾啾地尋上樓來。

人下樓去的時候，牠又啾啾地從樓上跳下。

老鼠雖不敢再猖獗了，但是誰個保得住不又有貓兒把牠銜去呢？不久之間春假已經過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從學校回家，唯一的一隻鷄鵝又不見了！啊，連這一隻也不能保存了嗎？待我問我的女人時，她纔說：她叫得太可憐了，一出門去又覺得危險；沒有法子，只得把牠送給隣近的一家有鷄鵝的隣家去了。

我心裏覺得很對不住C君，但也沒有法子，只覺得我女人的施舍要算是最良的方法了。

啊，那匹鷄鵝究竟是送給了那一家人家的，後

來又怎麼樣了，我是全不知道。到今已經七年了，那匹鷄鵒想來已經是飽了別人的饑腹，但牠在我的記憶裏面，總還是一匹黑色的小小的鷄鵒。啊，鷄鵒呀，我還沒有死，你在我的記憶中總是不會消失的。

人力以上

一個人坐在家裏讀書。我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澡堂裏去了。

夕陽斜照進來，滿屋都是陽光；一陣陣清涼的海風吹着後園菩提樹葉蕭騷作響。

——愛牟先生在家嗎？

叫門的是一位中年的漁夫，他送了一張有黑框圍着的郵片進來，報告着一位日本友人S君的死耗。我看了吃了一驚，怎麼也不能恢復我心境的平靜。我拿着信片在手裏，不住地便在房中蹀躞。滿

屋的陽光好像陰鬱了好些，我的腦中也充滿着S的記憶。

我認得S，是民國八年的時候了。那時候我移居到博多灣上，他和我們是鄰舍。我們就因為這個關係，彼此有些往來，但也沒有甚麼深密的交際。

他本是東京的人，是工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年紀怕有五十歲的光景。他最引我注意的，是他那一眼看去便知是有肺病的，瘦削而貧血的面孔，其次是他那很多很多的兒女。他的年紀並不十分大，身體又那麼弱，但他却已經有七個兒女，爲首的一對孿生的女兒現在已經是十五歲了。

他在一座建築公司充當着三等技師，每月的收入僅僅百圓以下。他在東京聽說已經是沒有一位親人的了，他們一家九口就全靠着他的這點月薪過活。

他的夫人是名古屋的人，名古屋在日本是產美人的地方，他的夫人也頗有中上的姿首。但大約也是因他這個原故罷？他們的家計雖貧，而她和她的兒女的衣服却穿得異樣整飾的，我的女人時常

向着我說她的家政不得法，兒女們平時連飯也不夠吃，偏要使她們穿得一身的好衣裳，如像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一樣。的確是這樣的，她對於她的兒女們實在未免太姑息了。頂大的一對女兒，照年紀算來應該是入女子中學二年級的了，却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她們的面孔完全是一個模樣，平時也穿着一樣的衣裳，我到現在還把她們分別不清楚，到底那個是千代，那個是濱子呢。這對女兒大約是在家裏的吃食不夠的原故罷，身材都很瘦削，蒼黃的膚色沒有甚麼滋潤。她們並且從小以來便染了一種偷盜的惡癖，村上的人背地裏都在說她們，連我的女人也不肯叫她們到家裏來頑耍了。啊，她們這些代人受罪的羔羊！她們的母親要妝飾她們，雖然是出於一種虛榮心的表現，但是世間上誰個又不想有錢，誰個又不想有充裕的物質的幸福呢？在事實上雖是一貧如洗，妝飾一下外觀，也怕是一種畫餅充飢的辦法罷？他們因為吃食不夠，弄得手足有點不乾淨，這也怪不得她們，不過是我們睜着眼睛，看着社會的罪惡把可憐的幼女逼成偷兒罷了。

我們和S家的交誼，最初原只是泛泛的相識，但在四年前的夏天在我回了上海的時候，我們的大兒因為得胃出血症，我的女人把次兒寄放在別人的家裏，到病院去看護了十天。那時S有一個兒子也病了，S的夫人懷着臨月的胎也在病院裏看護，S每天不能不去上工，S的夫人每天中午便從病院回家一次煮些飯菜來留給她的兒女。飯是不十分夠吃的。我們的大兒比S的孩子先好了，我的女人回家以後便常常多弄飯菜去犒賞給他的兒女們。遲了三天，S的夫人也攜着孩子退了病院，但在退院後的第二天上，她便產了第六的一個男孩，我的女人不免又去幫助過她。自從有這件事情以後，S夫婦都很感謝我的女人，他們和我們更加親密了。

S性情是很孤僻的，他決不肯和人交際。他和我也少有往來，但偶爾在海邊上相遇的時候，很肯直率地和我談話。他談話的時候愛在日本話中滲雜一些英語。他說他少年時分曾隨着一位英國人辦過事情，英國人很愛他——這件事情他對我說

過的不僅一次。他又愛罵日本人，他開口便要說日本人怎樣怎樣地詭詐，怎樣怎樣地不可相交；他看我不好和他打話時，每每要用辯解的口氣來說道：“雖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總愛說同國人的壞話……Japanese is fox, fox!”（日本人是狐狸，狐狸！）

他的外貌顯然是有肺病的，他的兒女又多，我們暗地裏時常在替他擔心。但他自己好像懷着一種誇意。他時常愛引用的一句話說：“兒童是天國中的最大者。”我偶爾口不應心地也稱他是有“子寶”的人，他那對栗鼠一樣的眼光總要燃燒着歡喜。但他近來也好像漸漸覺悟了。

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的海軍紀念日，是日本人把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打沉沒了的一天。那一天他帶着他的大女千代到我們家裏來，送了我們一個熬咖啡的鋁壺。因為他是在一禮拜前纔得了一個第七的男孩，他是拿來回我們的賀禮的。我們恭賀了他，說他的氣色近來也很好。他不知道是感覺了甚麼，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說：“噯，要好纔好，要好纔好，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呢！我死了

這些孩子怎樣呢？”他說着指着他的千代。唉，他從前的歡娛已經變成一種淒涼的情味了。——這便是他和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但我們別來纔僅備兩三個禮拜的時間，他那麼覺悟了的人，怎麼偏這樣倏促地死了呢？……

我捧着 S 的死信在房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我自己很有幾分不相信的光景，但是郵片是明明在我手裏的。我想着他那病弱的面容，他終生的不遇，他那留下的無親無友無家無業的八口妻兒……我不禁淚潛潛地由衷哀悼他起來。唉，他是覺悟得太遲，謝世得太早了！

我一面哀悼他，但一面又感到自己的身世上來。我覺得 S 的一生就好像我自己的一面鏡子一樣！我自己雖比他年輕得二十年，但我也也有三個兒子了。我和我的女人都是和家庭絕了緣的，我們拙於交際，沒有一個可以寄托的友人，就有，也和我們一樣貧困。我們無職無業飄流在這異邦，萬一我也和 S 一樣，突然死去了呢？……

啊，“人生如夢”！這雖是極老極老的常談，但也是極新的威脅，人生在世，究竟誰能保證得這一場短夢，不就在第二刻的時間內告終？誰能保證得自己的妻兒不倒在路途餓死呢？

——啊，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我死了，這些孩子怎麼樣？

S的這句驚人的警語不禁使我肅慄起來，我的眼淚界流在面上了。……

兩個大的孩子先從外面跑回來了。

——媽媽呢？

——媽媽在買小菜？次兒爭先着說出。

不一會女人揩着三兒，一手提着些小菜和入沐的用具籃走了回來。她把三兒放下，坐在後門的廊沿上對我說道：

——水真好呀，你快去洗罷。

——我不洗，S君死了呢！

——咳！？女人驚呼着站立起來。真的嗎？

我把手中的郵片給她。

她看了，默了好一會，纔又說道：真是像假的一樣呢，海軍紀週日的一天，他不是還到我們家裏來過嗎？算上還不上三個禮拜！

她說着便走上房裏來，一面整理着頭髮，一面又說：

——我是要去纔行。他的夫人和兒女們不知道怎樣了。……可憐還沒有滿月！……晚飯不能做了，孩子們都要留在家裏的。

——你放心去罷，晚飯我會做。

我的女人誑着了小孩子們，匆匆地便跑向S家裏去了。

S現在的住家，離我們有兩里遠的光景，聽說是在田地裏的，鄰舍只有三五家人家，我的女人已經去過了兩回，但我還不曾去過。

我把晚飯燒好，讓孩子們吃了之後，又照拂着他們睡下去了。已經將近夜半，我的女人却還不見回來，夜裏的風很有些冷意，吹蕩着我寂靜的家庭，使我的深心倍感着十分的淒惘。我兀兀地獨坐在黃色的電燈光下，不知不覺之間，竟浮上了一首

詩來。

夜已深，羣兒都已睡定，  
她到友人家裏去弔喪去了。  
我獨坐在這淒絕的一室之中，  
啊，湧上了無端的寂寥。

寂寥，寂寥，深不可測的寂寥！  
蒼黃的電燈好像在向我冷嘲。  
待到了明朝的日出之時，朋友喲，  
——你的生命會永遠和我同消。

我剛寫了這兩節，好像還想再寫些的時候，我  
的女人從外面回來了。

——你吃夜飯罷。

——不吃了，難得孩子們都睡熟了。我怕三兒  
會哭的。

——哭是沒有，但他們等了好一陣，等你買  
點心回來呢。等不過，他們都好像皮球一樣，滾來  
滾去地終竟滾定了。

——你在寫甚麼！

——寫了兩節詩。

——你把我看。

——……怎麼樣呢？

——不媿是你。

——不是說詩，是問你S家的事情呢。

——啊，真是淒慘，我到他家裏，打從廚房進去。我看見S夫人坐在廚房上邊三鋪蓆面的小房裏面，簡直就和草人一樣，纔生的乳娃兒睡在一邊，六個孩子也同坐在一間小房裏，誰也沒有做聲的。前面的六鋪蓆面的大房裏面便睡着死人。死人聽說是得了肺炎死的，因為看護月母，傷了風，竟轉成了肺炎。睡了僅僅三天。S夫人產後得了產褥病，病了兩禮拜，他丈夫得病的時候，她算好起來了，她還沒有滿月，又輪到她來看護病人，聽說已經有兩三夜沒有睡眠呢。

——.....

——咳，我真不知道她那六七個孩子怎麼處置！我怕她不會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也會瘋了罷？

~~~~~  
人力以上

我看她的樣子簡直是失了魂的一樣，她連哭的眼淚都沒有了。大的一對女兒，再大兩三歲也還可以設法，咳，真是不知道怎麼的好，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呢。

——S的屍首完全沒有經手的人嗎？

——我去不一晌，後來來了幾位公司裏的人，我也幫着他收拾了一陣，所以弄到了現在，明天上半天便要付火葬了。

沉抑的聲調在寥寂的夜氣中分外響得淒涼，後園中的菩提樹的蕭騷，博多灣的迴瀾的餘響，也好像在哀悼這人生的悲慘的光景。

——噯，世間上真有超過人力以上的事情呢！我這樣嘆了一聲。

我的女人也突然執着了了我的兩手，好像哀願一般地說道：

——你不要——你不要也和S一樣罷！

——啊，那樣！我是怎麼死得！我是怎麼死得！我死了，孩子們怎麼樣呢？

無心之間和S同樣的聲調從我口中吐露了出

來，我一意識起來，連自己的魂靈也覺得不寒而慄了。

\*       \*       \*

一個禮拜以後，S夫人和她的姐姐到我們家裏來辭行。她的姐姐是纔從東京來的，把S家的積欠還清了，要把她妹子的一家人，一同帶到東京去。最小的一位嬰兒聽說已經約定了，抱給一位醫學士了。

動身的一天，我的女人去送了行回來，她說醫學士的夫人帶同一位奶母也在車站上送行。車要開的時候，S夫人還抱着她的嬰兒哺了最後的一口奶子。她的眼睛流着了眼淚，送的人也都流着了眼淚。



書 賈

---

我平生苦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牠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牠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了。走的時候本也想丟掉牠，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牠丟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兩年，牠在我的笥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

抬起頭來，我在高等學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牠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書我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牠們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的精神尤爲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爲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懷

着兩隻手粗暴地反問着我：你有幾本中國書？怎麼樣？

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舊書的人！說着把頭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錢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待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牠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za, Tag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上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為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謊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沒有遇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蹴觸着的行潦也覺得爽膩。啊，那爽膩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脚上受着 Magdalen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都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我腦中甦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啊，那兒有我和芳塢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芙同棲過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的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兒有過一位最後送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

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是被蠹魚蛀食了。啊，但是喲，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你們也沒要怨知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鏤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喲！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居在這兒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曾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甚麼呢？也還要希望甚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

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夠看着他們長到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便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藉着你們永在。



# 曼陀羅華

.....

.....

——幾時回來的呀，哈君？這般快！

——纔到。

——你的夫人和孩子呢？

——同路回來了，孩子病得很厲害。

——病了？是甚麼病呢？幾時得起的？

——我也不曉得是甚麼病？到 A 市的第二天  
便得起了。下痢，發燒，吃牛奶下去只是吐。

——怎麼又在吃牛奶呢。

——咳！哈君到此長嘆了一聲，他的——雙充着血的眼睛深深含着怒火，菲薄的上唇微微在悲憤之中蠕動。他又接着說道：我那女人，咳！我真不知道她是甚麼心理！她這回叫我們到A市去，她本是想把諾兒寄養在她的娘家。她不願意養小孩子，在火車上便把奶斷了，在火車上我們只買牛奶喂他，到了A市是吃的罐頭牛奶。在火車上住了三天三夜都沒有甚麼，到A市便病了，那邊很冷，怕是傷了風。

——不像是傷風，怕是 Dyspepsie（消化不良症）呢。這是個險症，你們是把孩子害了！你怎麼還把他帶回了呢？燒退了嗎？

——沒有。我沒有經驗，到A市也尋不出好醫生來。孩子病了兩天，我覺得有些危險，便逼着她一同帶到東京去就醫。我們到了東京，在一家兒科病院裏看了一回，醫生說是食餌中毒。我們又沒有把別的東西給諾兒吃，怎麼會中毒呢？我逼着問我的女人……

——食餌中毒是不錯的，小兒吃牛奶不消化便會中毒。

——這個我又不曉得。我逼着問我的女人，我怕她錯把甚麼給他吃了。她聽了我的話，在醫生面前便暴跳起來，她說是我誣她毒了諾兒，她要去行鐵道自殺來昭她的心跡。說着便朝外面跑去，我無法又抱着孩子去追她，趕到火車站上又纔勸着她回到福岡來，我們是剛纔到的。

——孩子你抱到大學病院去了沒有呢？

——還沒有。今天好像好得一點，燒雖沒有退，但是哭的回數少些了，哭的聲音也低些了，很能夠安睡的樣子。倒是我的女人，她還在和我鬧氣。在火車上她孩子也不抱，奶也不喂，是我不眠不休地拖了三天三夜。她回到家裏便睡着，話也不說，甚麼也不做，我真沒法。我此刻來，實在對不住你們，我是想請你的夫人去勸她一下。

“哈哈，你又來了。”我心裏這樣想着，但沒有說出口來。

哈君和我本是福岡醫大的同學，但他纔滿二

年，他是連診療的第一頁還沒有學過的。他今年暑假回國去了一次，在這九月初間纔帶了不少的金錢和首飾轉來，他的夫人又逼着他到她的故鄉A市去旅行。A市在日本本島的極北，已經挨近寒帶了。

他的夫人是一位虛榮心極重的女子，姿首並不美，但總愛塗抹胭脂，一個臉塗得就和舊戲中的姦臣一樣，兩頰是打得緋紅的。她時常是二十歲，前年來的時候她對我夫人說是二十，去年也還是二十，今年也還是一樣。時間在她面前是靜止着的。但據哈君自己的話，說她大她五歲，哈君今年是二十五了。

她在東京的一座私立的女醫學校裏學過一年的醫，她和哈君生關係便是在這女醫的學期中，因為哈君有一位妹子和她是同學。他們結婚後已經五年了，在四年前生了一位女兒，她便把學廢了。女兒是養在國內哈君的家裏。在今年四月又生了一個男孩。

他們此次往A市去旅行，我們最初以為她只是想回家去炫耀鄉人，沒想出她是不情願養她的

孩子。

哈君和他的夫人是時常鬧着內訌的，鬧得不能開交的時候，他總愛來找我們去排解。我們在暑假前也還和他合演過一場滑稽的喜劇——

事情是怎樣起源的，我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但是哈君出了他的家庭已經有一禮拜了。哈君的意思是想像戒他的夫人，要她低首下心去請他回去，而他的夫人却全無影響。哈君便漸漸着起急來了，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裏來，商量對付她的方法。決議是哈君暫往門司去做着要回國的樣子——門司離福岡只有兩個鐘頭的火車，往返是很容易的——到了門司後寫一封信給他的夫人。同時也寫一封信給我。他夫人接着信自然會着急，我更拿着信去責備她，脅駭她，定然可以把她弄到門司去接他回來。計畫定了，哈君當晚便到門司去了。到第二天的午後哈君的信纔來，信是寫得非常悲切的。信裏說他是失明的 Milton（英國詩人，因為和夫人不睦，後半生生活全然不幸，晚年失明），說他是可憐的無志氣的男兒，他現在無家可歸，有

妻不能和諧，有兒不能撫抱，他是陷在了絕望的深淵，他要乘着海船跳在黃海裏面去淹死。他在往死國去旅行之前也不曾來和我告別，他很抱歉，但他是無面見人，他現在曳着最後的悲鳴，望我爲他洒一掬同情的眼淚……。信是寫得這樣傷心，連我也愴然起來，幾乎忘記了是一樁計策了。傍晚我拿着信到哈君家裏去，要去慌駭他的夫人。我走到他的家裏了，出來應門的不是哈君夫人，却是哈君自己！我好像團圓吞了一個鵝蛋。哈君腳比郵差還快，他已經先回到了福岡。後來我責備他，他說，把信寄出後，覺得太寫認真了，怕他的夫人不惟不去接他，反轉會自尋短見，所以他忍不着便先跑回來了——這樣地便演了一場喜劇，的劇這作者便是“良心”。

這回他又來了。

——請嫂嫂先去勸她，把她勸好了我再回去。他這樣向着我的女人又諄說了一回。

我的女人說：你的夫人不消我去勸，孩子到要去看一下纔行，不知道究竟是病到甚麼樣子了。

我的女人去了，哈君又很悲憤地訴說起來：

——咳，女人的心理狀態我真不懂……我還要研究一下。……在沒有生小孩子的時候還好，生了小孩子便變了，但她又不愛自己的小孩子。……啊，疲倦了，幾天沒有睡好覺，你讓我在這兒睡一下罷。

我替他把舖陳面起了，他橫陳着不多一刻便曳起鼾聲來了。

\*     \*     \*

隔了一點半鐘光景，天已黑了，我的女人走了回來。

我的女人憤憤地對着哈君說道：真是沒道理！我到了你家裏，門是掩閉着的，叫了半點鐘也總叫不開，只得走了回來。哈君聽了非常着急，他叫道：

——啊，她怕自殺了！自殺了！她是學過醫的，她有一瓶青酸，她和我口角的時候，常常說要吃青酸毒死。她怕吃青酸毒死了！毒死了！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他倉惶地走起來。臨別的時候我安慰他，說他

的夫人比他所想像着的還要強，她是決不會自殺的，孩子的事情，晚上太遲了，送到病院去也來不及。明朝八點鐘在家裏等她，等他把孩子抱來，我們一同再往病院……

清晨六點鐘的時候，有人在外面叩門，我去把門開開，看着哈君含着兩眶眼淚立在門前，他開口第一聲對我說的是：

——諾兒死了！

——嚇——！是幾時？是幾時？

——我也不十分曉得，昨晚上孩子不大哭了，我們都倦了，睡熟了，今早醒來他已經冷了。

我急忙穿好制服，拿着聽診器，跟着哈君跑到他的家裏。

孩子睡在前房裏，臉色是慘白的，嘴唇是淡紫的，嘴角上浮着些泡沫，鼻孔裏流出些血漿，微閉着的眼睛已經蒙上了一層白霧。我用手指在鼻孔處去捫觸了一下，一股冰人的寒氣傳到我的全身，生命已經不在這孩子身上了。脈膊沒有了，心臟停

止了，只有腹部還有些暖意。

哈夫人蓬着頭從後房走出來，粉漬在她的臉上形成一面地圖。

我們在孩子的身邊商量孩子的後事。

我勸哈君仍然抱到大學病院去，受一番診斷之後好作報銷，不然在埋葬的手續上恐怕會生障礙，警察方面會疑這孩子的暴殁是不自然的死。

哈君聽從了我的話，他抱着死兒和我同坐電車往大學病院去，

今天是禮拜，大學病院只剩着一位當值的年青學士。死兒睡在診察室裏的臺上。學士先問病歷，問明了再去檢查病人，學士大吃一驚了：這是怎麼的！已經起了 Leichenstarre (殭直) 了。

哈君說：肚子還是暖的呢。

——唉，那是自然的，人死了，全身的血液是集滙在 Spranchnicusgebiet (腹部血管系) 的。你是幾年級了？

——兩年級。

學士的驚異好像稍微緩和了一點，他照例叫

看護婦來在死屍的右肘上打了一針，是強心劑的樟腦油注射。

——怎麼處理呢？學士質問着。

——……………

——總之，我這回遇着這樣的例還是第一次，我還沒有經驗，我還要問他們一下纔行。

學士說着去叫了一位助教授來，助教授也把死屍檢查了一遍，搖着頭說道：這的確是死了！他回頭望着我和哈君問是那個的孩子，哈君承應了。他又問哈君是幾年級，哈君說是二年。

——二年級的學生到難怪得。他好像自言自語的一樣說着，又問哈君：你這孩子怎麼處理呢？

——……………哈君只是擦着兩手。

——你是自家拿出去埋葬的時候，學校可以給一張證明書給你，可以去報告市廳。假如是送給學校解剖的時候，那手續很簡單，只消在事務所去具一張解剖願書，解剖後是歸學校火葬。你是怎麼樣呢？

——……………哈君仍然沒有回話。

——我看解剖的好罷。你還是學生，學校裏每天有課，自家埋葬的事情很麻煩呢。

——……我要回去先問問孩子的母親。哈君結局說出了這麼一句。

——那也好，總之你早點來回話罷。……屍首暫時放在這兒的冷藏室裏，不要緊。

哈君得了他夫人的許可，諾兒的死屍具了解剖願書了。昨天是禮拜日，病理教室的人照例是要休息的，只得延到今天。

八點鐘的時候，死屍從小兒科運到病理教室。執刀的人是我相熟的一位 R 君，小兒科的青年醫學士也在當場見證。

哈夫人今天裝飾得十分華麗，同哈君一路到學校裏來，她要看她兒子的解剖。我先去向 R 君替她交涉，R 君不肯承應。他說：學校的規則不許親人臨場，這不是有甚麼祕密，是體貼親人的心，不好使人看見自己的骨肉受着刀割。我把 R 君的話向哈夫人說了，哈夫人很是不平，她說：我在女子醫學

看了解剖不少，他還怕我哭嗎？但是有學校的規則嚴禁，哈夫人也無可如何。哈君因為是本校的學生，得以臨場見習。

小小的屍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臺上。死後已經兩天，臉上帶着慘戚的土色，蒙着白霧的眼兒仍然微微開着，鼻孔裏塞着兩團棉花。身體各部已經現着紫色的屍斑，腳手的慘白如像羊脂玉一樣了。

R 立在屍的右邊，在胸腹上開刀了，把臟腑挨次取出，檢查大小形狀色澤切面等，一一用德語口說。一位助手在西窗下謄寫。屍的左邊還有一位校役秤量各種臟器的分兩。

解剖的結果沒有甚麼特殊的發現，只是小腸的粘膜層有些地方變非薄了。解剖的診斷是“腸加達兒”。

年青的醫學士爭辯道：可不是 Dyspepsie 嗎？

R 說：“是 Dyspepsie 時，小腸的變化還要厲害，因為要起 Deskramation。”

——不起 Deskramation 的輕症也有。

R 還辯護了一陣，但我覺得他的診斷是有幾分臆度性的。

哈君看見診斷的病名，他也向 R 問道：腸加達兒也可以死人嗎？

——怎麼不可以死！小兒在暑天最多是以這種病症死的，小兒不比大人。

辯論和質疑都終結了，R 和年青學士也都退去了，剩着的殘骸該我們送往校後的火葬場去火葬。

哈君守着他死兒的殘骸，他的眼淚在眼眶中亂滾。他說：這總是我們大人的罪過，並沒有甚麼重症，便好好把個孩子送葬了！

——這也是一種經驗呢，我們都是年青人，將來還有生育的機會，我們可以不再蹈覆轍了。——我這麼勸慰哈君，看着校役把殘屍裝在一個小小的木匣裏了。我又纔對哈君說：我去招呼你的夫人，你先到火葬場去等着。

哈君夫人是留在病理教室外的迴廊下的，我去招呼着她，我們的路走向校後的松林裏去了。

深深的古松下長着蓬蓬的秋草。野葡萄和不知名的蘿蔓纏繞着蘆葦與松枝，努力着在掙持自己小小的生命。紅的胭脂花齊吹着小小的軍號。蔚藍的竹葉青開着螢形的小花，在無力的秋陽中燃燒着金黃的螢火。細蚋在乳白色的空氣中飛舞。促織在合歡的草茵上唱着愛歌。校後的木柵外幾隻白鷗在海天之中畫着峻險的無窮曲線。一切的物象都是生動着的，一切都還在合奏着生命的頌歌，但是，我們的路，這在秋草叢中彎曲着的小路，是把我們引向火葬場裏的！

我默默地徐行，哈夫人在後面跟着。一陣陣的粉香，椿油香，香水香在空氣中浮泛，“殺死嬰兒的張本人，我也不知道你現在是甚麼心理？”我心裏正在這樣想着，她搶上兩步突然向我談起話來。

——這回真是勞瘁了你了，使你奔走了兩天，今天還要缺一天的課。

——並沒有甚麼勞瘁，今天的課也不甚要緊，上半天只是在病療裏的實習。

——這回諾兒死得正好，（她剛說出這半句的

時候，我早吃了一驚）我們昨晚上打了一張電報回中國去，說諾兒病了，進了病院，叫家裏快電匯五百元的醫藥費來，停過兩禮拜我們要再打一張電報回去諾說兒死了要埋葬費，這回總可以從家裏弄一千塊錢來了。到那時候我們再來報酬你。

——.....

我聽着她這幾句話，我心中生了沒大的動搖。兒子被自己誤死了，還要借來詐騙；這是金錢的魔力太大了，還是人的天性根本上是不善良的呢？並且她這樣把他們夫妻間的密計來告訴我；她是過於親信了我，還是把我當成了她的同類呢。我有生以來不曾遇着過這樣的狠人，我覺得她是要把賄賂來買我。“啊，我再墮落也墮落不到這步田地罷！”我憤憤地這樣想着，沒有向她作聲。

紅磚砌成的火葬場的大烟筒從樹林中現出了。小路的兩旁突然現出了幾叢曼陀羅華來，淡紫色的漏斗花狀如像牽牛花，有刺的毬實如像檳麻子，卵形葉上有鋸齒的突出。這是一種毒草呢。人的生命真是很危弱的，遇着這樣的無情的花草也

可以渙滅。……

火葬場已經到我們眼前了。哈君在門前等着。門外罩着兩株白楊。入門有小小一個庭院，白楊的葉影在淡黃的太陽光上浮動。開殘了的薔薇還留着些粉白的殘花。一株矮矮的石榴樹結着兩顆拳大的果實在微風中振動。秋菊還未綻蕊。夾竹桃只留翠葉了。踐着石徑便走到火葬場的大門，門內校役二人守着小小的屍匣，一位五十以上的駝背老媽在準備着焚燒香燭。灶頭是紅磚砌成，在一人高處有大中小三個鐵門，門是由外面門着。老媽把小門打開，裏面是一片黑暗。她指揮校役把屍匣放了進去，鐵門門上了。老媽又把香燭台放在門前，叫哈君夫婦行禮，我也禁不住把帽子脫了，對着灶門深深鞠了一躬。

禮行畢了，老媽又引着我們走到灶後，灶後也有大中小三個灶孔。老媽在小孔裏放了些引火的木柴，把火柴擦燃，點上了。火光熊熊地燃燒起來。老媽叫哈君夫婦各丟一根柴頭進灶孔裏，她說：這是最後的恩情，幫助孩兒早登彼岸。我也拾起一

根柴來說道：讓我也來加上一根罷。

火柴投了，葬事便全盤終結了。我們從火葬場裏退了出來。淡黃的陽光依然在庭院中洗滌着，白楊在微風中飄搖。我回頭望着那慘紅的煙囪上正冒着一股曼陀羅華色的輕煙。

紅 瓜

---

“——十月十九日

昨夜動身回熊川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半鐘了。

山路上走着的都是回山的人，下山的就只有我一個了。他們的態度是很悠閑的，但是步武又是很急促的。他們的家室在等待着他們，他們也在渴慕着去受家庭的安慰。

但我也好像是回家的一樣。我雖然是飄泊在這異鄉，但我妻兒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家庭了。

我走到半路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

山路旁的崖壑好像怪物的巨口一樣吐出無盡藏的黑氣來，漸漸地漸漸地把眼前的一切都吞食了。

路上的行人漸漸絕跡，隨着我走的只有山溪的流水和天上的羣星。

天上的羣星漸次都出齊了。右岸山頭的那顆鮮紅的火星，時而被山影遮去，時而又顯現出來。

王良星低低現在前面的山巔，北斗星只現了一隻斗柄。

隔岸的人家的燈火那是多麼愉快的喲！那在照着平和的家庭準備着結合平和的清夢。

一團黑影向我面前移動來了。那是甚麼？——一位乘着腳踏車的男子從我身邊經過：

——危險呢！不按鈴子也不點燈！

——對不住，鈴子壞了，燈裏油乾了。……

一道猛烈的明光突然又從前面的崖前放射出來，路旁的細草都照得很分明了。接着是幾聲咆哮——乘汽車從我面前經過了。

——那該不會是她來了罷？

汽車裏坐着三個女人，一個抱着一個幼子，我疑是我的曉芙，但我一轉念，覺得她不會在這時候把兩個大的孩子丟在熊川趕上山來。

我走了有一點半鐘的光景走到熊川了，這兒我僅僅住過一禮拜的功夫，怎麼便這樣和我親熱呢！各家的黃黃的燈火都好像親人的眼光，我也好像久別了故鄉的人終竟回來了的一樣。

我向着村盡頭我妻兒們寄寓着的人家走去，我的脚步是多麼趕快喲！我顧不及村人的寒暄，我跑起來了。

在我上樓的時候我聽見了兒子們的笑聲，我的心十分安適了，我知道他們在這幾天之內沒有甚麼意外的變故。

我把紙門打開，看見曉芙在掃除房間，她要準備着鋪設寢床了。三個兒子圍坐在電燈下面一張食台周圍，他們是在看畫報。

——你怎麼突然想着又回來了呢？曉芙先看見我，向我這樣問了一聲。她回頭向着佛兒說道：你看，爹爹回來了呢！爹爹回來了呢！從甚麼地方

回來的呢？

兒子們的頭髮都很深了，幾天不見，額面都覺得青蒼。

兒子們聽着母親的話聲，纔注意到我來，佛兒、博兒都立地起來扭着我了。

和兒說：媽媽談白話，說到古湯去了。

——不是白話呢，我真個到古湯去了來，此刻纔從那兒轉來的。

我一面說着，便把包袱解開，把動身時買的一些糖食分給兒們，把我在古湯寫成的幾篇小說遞給了曉芙。

——哦，寫得不少了呢！

——有三四萬字的光景。

——你去了共總幾天了呢？

——連今天在內，一共五天。

——究竟還是分開住的好了。

——那些都是在頭兩天做的，昨天和今天的兩天都是費在修改上去了。

——你怎麼又想着回來了呢？

——已經做了一個段落了，很想跑回來看看你們。孩子們都沒有甚麼嗎？不寂寞罷？

——那會寂寞來？他們一天都在外邊耍着。

——啊，那末，我還怕他們離了我會寂寞，其實我在前天晚上便想回來了，前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來，昨天又下了一天，待我一改正起原稿來一直便拖到了今天晚上。我嘗到了雕刻家的苦心了，從粗製的雛形要雕刻成完美的藝術品，比起稿時真還要費力。

——那是該當的呢，這怕就是藝術家的良心罷。

——不過在經濟上說來便大吃虧了。多費了兩天苦心把字數還要削少。這算是兩天不能進錢，顛轉還要倒補了。

我們彼此都笑了起來。我一面又把買回來的柿子剝着，分給兒子們吃。

——好幾天不吃柿子了，那下面的老頭兒真是吝嗇。他園裏的那株柿子樹他生怕人偷了他的。有一次我們在外面買了幾顆柿子回來，我們正在

吃的時候，被他看見了，他竟攀上樹去數起顆數來，他說樓邊的少了幾個。真是笑人。我們以後便連柿子也不敢買了。

——這正是一首古詩說的“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呢，真是不愉快的事情，連在瓜田李下的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觀念也是這樣地牢不可拔，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呢！……幾天不看報了，有甚麼新聞沒有？

——好像甚麼也沒有……啊，有的，有的。Anatole France 就在你往古湯的那天死了呢。

——哦？結局死了嗎？

——英國的報上說他的死是世界的損失，法國的大總統也親自去弔他。

——唉，真個怕是世界的損失。France 的作品我雖然沒有十分親炙過，但我想一個文藝上的偉人的死，在世界全體的文化上，比死五百個大總統，也還要損失得多些呢。究竟他們西洋人的眼光是要進步一些，假使在我們東洋，尤其是在我們中國，死了一個文人倒比死了一條狗還要不值價了。

——哦，還有，還有。中國的戰爭停息了呢！

——停息了？是南邊的還是北邊的？

——是江浙一部分的，我們來月總可以回上海去了罷？

——回去也是沒有意思，和去年的一樣。

——去年是你太不顧家庭了，你假如肯認真做文章，我們決不會那樣地不安穩的。上海不好的時候我們到杭州去。

——杭州我覺得沒有這兒好了。那兒的“九溪十八澗”，“花塢”，算是比較好的地方，但都趕不上這兒。假使生活能夠安全。我就老死在這兒也很情願的一樣。

——你在古湯住的館子不是我們前日去過的嗎？

——不是的，在前回斜對面。因為浴客很少，我一人住着兩間房間，非常寬敞的。三面都是庭園，前面的園子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池子是從山下引上來的活水，池子裏面養着許多紅的鯉魚。真是再清靜，再舒暢的沒有。我每天清早五點半鐘起

來，洗了溫泉之後便回到房裏做文章，心思滯塞了時在庭園裏面散散步，看看游魚，或者又在迴廊上晒晒日光，腦裏的思路不知不覺地便如像從山裏迸出的清泉一樣漸漸通暢起來，忍不住又起身去寫。我的幾篇小說都是這樣寫成的？

——啊，那真好了。

——並且待遇也還不壞。我初去的一天約定一塊二角錢一天，下女滿不高興。吃食也不好。第二天早晨我加成兩塊錢，便一切都改變了。

——在這樣的鄉下兩塊錢一天算是上客了。

——但他們打着的招牌特等是四塊呢。

——那樣的客在暑天或者會有來的。

——你們明天和我一路去，我們到那裏住去。

——不行，不行，孩子去了又會攪着你，你又要做不出東西了。我們隨後一星期會一次，這次你回家了，下一星期我們來罷。

兒子們都睡熟了。

我在枕上把我的新作朗讀給曉芙聽着。

她慵倦了。幾次欲睡我都警醒了她，她用力把眼睛睜開，在唇邊浮着微笑。

但我的一篇短篇的朗讀還未終結時，她終竟睡去了。

慰安的空氣布滿了一樓，我的作品還有甚麼用處呢？

醒來的時候樓外還是黑暗的。

聽着樓下的時鐘聲：一下，兩下，三下……怕是四點鐘了罷？……啊，還在打，還在打……足足打了十二點鐘。啊，我纔眠了僅僅三個鐘頭的光景。

曉芙和孩子們都還睡得很安穩的。

我隨手把 Jules Renard 的 “Le Vegneron Dans Sa Vigne” 取來翻讀。

魯那的作品我真喜歡，我在這兒尋出一種很謙和，很恬淡的空氣。

他寫的“奧蘭普姑娘”就好像我的曉芙一樣。

我讀着魯那的書，聽到打了三點鐘過後，我又睡去了。

清早起來領孩子們到溪邊去洗臉。已經六點鐘過了，太陽還在山後，潭中的溪水是很深藍的。水邊上的魚秧子看見人來都逃散了，但看人也沒有壞心，又陸續地聚集起來。

洗了臉轉來，樓下的老頭兒在柿子樹上說話，樹下立着他的老婆。

——樓邊上的又像少了幾顆。

他是又在數顆粒了。我頓時覺得他是看見了我們昨天晚上投在樓下的柿皮。我心裏陰晦了起來。

——老板，我們吃的柿子是我從古湯買回來的呢。

——嚇嚇，先生，我沒有說你們。

他的意思是把我們的冤罪移到他養女夫婦身上去了。

——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在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的觀念怎麼也這樣牢不可破呢？

吃早飯的菜是山芋羹，鹽煮青豆，白菜炒香菇。

幾天不在家裏吃飯，今晨多吃了兩碗。

飯後曉芙催我動身。和兒留我明天再去，我也想多住一天，託口把孩子們領出去剃頭，但是村上的理髮師今天都休息了。

動身走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

曉芙和兒子們送我。

我們走了兩里路的光景，看見三個紅果吊在岩頭的山茶樹上。果實比繭壳稍大，色韻和鮮柿一般。曉芙說是“烏瓜”。

我把洋傘柄去鈎摘，但太高了，鈎搭不上。孩子們快鬱起來。

——搭不上呢，再朝前面走些一定還有。

又走了半里路光景。烏瓜終竟再尋不出。

曉芙說：好了，我們回去了，再送也沒有盡頭。

——我們一道往古湯去罷，明天再回去好了，

——不行，你今天去已經擔擱了一天，我回去還要縫些衣裳纔行。天氣漸漸冷起來了。

——好，那我轉送你們幾步。

——送來送去的只是擔擱時間，

——不是，我送你們轉到剛纔那有烏瓜的地

方去罷。我攀上去摘給他們，免得孩子們不遂心。

我們又回走了半里路。

三個紅色的烏瓜終竟被我摘下來了，我分給我三個兒子，他們都很高興。

——好了，你們請轉去了，我們就在這兒分手。

博兒看見我要分離，他却連烏瓜也不要了。他把烏瓜交給他母親說要跟我同去。

——博兒，你乖覺地回去罷，再隔幾天和媽媽一道來。

——不，我要一路去。不，我要一路去。

——你乖覺些呢，到那邊去沒有哥哥弟弟陪你要呢。

——你要聽話些呀，博兒。你爹爹因為你們攪着做不出文章來，要到古湯去做文章的呢。爹爹做不出文章來，你們便沒有飯吃。

曉芙這幾句話使我泫然起來，博兒也沉默了，但他那頰喪着的青蒼的臉兒喲！

博兒鎖着了，回頭佛兒又扭着我抱他，他也知道我是要走了。

——不行，不行，你把他揹在我的背上！

——好，請了請了，你們到禮拜六來罷。

佛兒在他母親背上哭了起來。

大的兩個孩子連頭也不抬了。

轉過一隻山角，隔斷了他們。

惆悵呀，惆悵呀，他們母子惆悵着南歸，我却拖着我的影兒惆悵着北上……

——完——